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芦苇是河流的一袭青衣

梁永刚

一座村庄,无论大小,只要有一条河流穿绕而过,哪怕窄如一线,也是幸运的。

河流对于村庄的存在意义,就像在美丽村姑的一头秀发上,系上一条素雅洁白的纱巾,整个人都跟着温润起来,飘逸许多。

同样,一条河流,不管长短,只要沿途水岸有芦苇相伴,就是美好的,犹如一位面容清秀的窈窕女子,身着一袭青绿的衣衫,整条河流都添了灵秀之气。

吾乡把芦苇俗称为“苇子”。至于河滩上大片小片的茂密芦苇,则叫“苇子坑”。

芦苇亲水,长在湖里,生在塘中,也聚集在低洼潮湿的河滩。溽热的乡村夏日,寻找一方纳凉之地,成为乡人们的头等大事。门楼下,桥洞里,浓荫处,是白日纳凉的好去处。到了夜晚,没有了火辣辣的日头,河滩的苇子坑旁是不可多得的避暑之所。顺河风滋滋溜溜吹着,水一般漫过头脚,一袋烟还没吸完,汗就落了,暑也消了,浑身舒坦,上下轻松。

走入清幽深邃的苇子坑,挨挨挤挤的茎秆,层层叠叠的枝叶,丝丝缕缕的凉气,奇奇怪怪的声响,让你心头莫名生出恐惧不安。吾乡老人讲的瞎话儿鬼故事里,苇子坑往往是配合惊悚主题的特殊场景,弥漫着恐怖氛围。

旧时吾乡,苇子坑是女娃禁区,只有泼皮胆大的顽劣男孩才置里面的癞蛤蟆和蛇于不顾,出入往返其间,如临寻常之境。有时,只顾光着脚丫在里面钻来钻去,冷不丁感到脚下有异样,低头细看——妈呀!不偏不斜正好踩到一叠蛇上,惊叫逃遁之余,难免吓出一身冷汗。不过,惊悸刺激的同时,也常会有意外收获,比如捡到几个散发着金黄光泽的野甜瓜,或是一窝小巧玲珑的鹌鹑蛋。享用这些吃食,足以让我们打心里美上好几天。

苇子坑是各种鸟儿的幸福乐园,

那些有名的、没名的鸟,常落在芦苇上鸣唱、歇脚、嬉戏,有的还在芦苇丛里垒窝筑巢、生儿育女。

童年和少年时代,我常去河滩上放牛割草,有时在水边一坐就是半天,看天空的流云,看对岸的群山,也看落在芦苇上的翠鸟。看久了眼累,刚想把目光移开,这时翠鸟却突然发起攻势,像离弦的箭俯冲下来,轻触水面,随即在空中拉起一道优美的弧线,嘴里便多了条小鱼,然后飞回到芦苇的枝叶上。翠鸟很机灵,总是落在离岸较远的芦苇上,人无法靠近。若是有风从远处吹来,它娇小的身体就会随着芦苇的节奏一起荡漾,像枝头上盛开的翠绿花朵。

除了供各种小型水鸟栖息落脚,苇子坑也是水鸭、白鹭等大型水鸟的家园。

秋风拂过河滩,褪去芦苇一袭青衣,换上金黄盛装,头顶芦花成为姑娘。

芦苇直溜细长,且光泽油亮、质地柔韧,是编席织箔的好材料。赶在入冬前,篾匠们挥刀舞镰将其砍下,装车拉到场院,历经晾晒、劈蔑、碾压等多道工序后,编成花样繁多的芦苇席,或铺在新人洞房的喜床上,或铺在日常起居的软床上,参与农家的琐碎生活,也见证村庄的悲欢离合。

作为水生植物,芦苇打骨子里带着沁凉之气。暑天躺在苇席上,犹如浮在水面,周身弥漫着草木青气,既清心火又去烦躁。从小到大,在一张张或轻盈或厚实的苇席承载下,我经历了寒来暑往。以至于许多年后,从苇席上散发出的淋淋水汽和氤氲香气,还时常闯入我的梦境,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前不久返乡探亲,又有机会徜徉于芦苇丛生的河滩上,流连于追逐嬉戏的水鸟间,享受生命中一晌清欢,品味剪不断那抹乡愁。

被芦苇荡染绿的河流是美丽的,有苇子坑点缀的家乡是幸福祥和的。

如同岁月的低语,回荡在每一个角落。蝉声悠扬,茶馆内外,一切仿佛都沉浸在这悠然自得的夏日午后,每一个细微的声音和动作都弥漫着岁月的沉淀和生活的情趣。

一位年轻的女子坐在茶桌旁,手持一杯碧螺春,品着茶中的清香,眼中满是对荷塘美景的倾慕和喜爱。在她身旁,一个放着刚采摘的荷花的玻璃瓶,瓶底映着午后阳光下的金色斑驳,荷花在其中仿佛拥有了更多的生命力和灵性。

古镇的夏日午后,如同一首缓缓流淌的诗篇,柔美而典雅。时间仿佛在这里变得慢了下来,每一个细节都如画卷中的一笔一划,细腻而充满情感。茶馆里的人们,或静坐品茶,或聊天笑语,或独自沉思,每一个人都沉浸在这悠然的时光中,享受着荷香与茶香交织而成的美好。

古镇的夏日午后,赏荷、喝茶,仿佛成了一种生活的仪式,一种对岁月深情的回应,也是对内心深处悠然生活态度的表达。岁月静好,荷香永恒,夏日午后的古镇,如同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,将美好的瞬间定格在无尽的时光中。

饥饿的耳朵

葛鑫

都市的喧嚣,犹如尘埃般纷扰,堵塞了每一丝宁静的缝隙。人潮涌动,车水马龙,耳中充斥着各种声音,仿佛要把人的灵魂也一同裹挟而去。耳朵,在这嘈杂的海洋中,渐渐感到饥饿,它渴望一丝纯净,一丝宁静,一丝来自天籁的慰藉。

于是,我背起行囊,踏上了寻找宁静的旅程。穿过田野,越过山川,直至来到那遥远的乡间。这里,仿佛是一片被时光遗忘的净土,静谧而祥和。

夜幕降临,一盏孤灯下,我静静地坐着。此刻的耳朵,仿佛一只久未进食的小鸟,张开翅膀,渴望着那来自大自然的馈赠。突然,远处传来了狗吠声,它不是都市中刺耳的噪音,而是乡间生活的旋律,自然的歌声。这声音,充满了生活的气息,亲切而温馨,如同母亲的手,轻轻抚摸着我的心灵。

草虫也开始低鸣,那声音如同琴弦轻拨,奏响了一曲寂静的乐章。我闭上眼睛,仿佛看到了古人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悠然自得。那虫鸣声中,我仿佛听到了大地的呼吸,感受到了生命的和谐。

山间的松子落地的声音,清脆而悦耳,仿佛是天赐予的礼物。这声音,被我的耳朵捕捉,被我的心灵接纳。它如同一首古老的诗篇,诉说着乡村的故事,讲述着大自然的奥秘。

白天,村庄依旧安静,仿佛一个沉睡的巨人。鸡鸣犬吠,交织成田园的音符,那是生活的旋律,那是自然的馈赠。我漫步在乡间的小路上,感受着这份宁静与和谐。耳朵,在这宁静中得到了满足,它不再饥饿,而是充满了喜悦与满足。

瓦片是琴键,雨滴是音符。当雨滴落在瓦片上时,那沙沙的声音,仿佛是大自然的乐章,是生命的交响。我静静地站在屋檐下,聆听着这美妙的音乐。每一声雨滴落下,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美丽的故事,让我沉醉其中。

听,那雨打竹叶声声脆;听,那淙淙流水悠悠长。这些声音,都是大自然的歌声,都是生命的旋律。它们如同一首首古老的诗篇,诉说着乡村的故事,讲述着大自然的奥秘。

耳朵的渴望,其实是心灵对宁静的向往。在喧嚣的都市中,我们往往被各种声音所包围,而忽略了内心的声音。我们渴望逃离喧嚣,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之地。而当我们置身于大自然之中,聆听那些纯净的声音时,我们会发现,宁静其实就在我们身边,只是我们从未用心去感受。

耳朵,已经不再饥饿。它在这宁静的乡间,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,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灵魂。而我,也将继续前行,在这宁静中寻找更多的生命真谛,感受更多的自然之美。



染一页荷香

谢春芳

夏日的午后,江南古镇的荷花盛开,如同一幅梦幻的画卷铺展在古老的荷塘中。这座古镇,因其悠久的历史 and 宁静的氛围,成为了夏日逍遥的理想去处。午后的阳光斜射在青石板上,将整个古镇染上一层金黄的温暖。街道两旁的古建筑沉静而古朴,屋檐下爬满了绿意盎然的藤蔓,岁月的痕迹在青苔斑驳中浓缩成了一幅幅宁静的水墨画。

走入一家古色古香的茶馆,茶香袅袅弥漫,仿佛时光在这里变得慢了下来。一位年迈的茶艺师正在铁壶里冲泡着上好的碧螺春,他的动作熟练而从容,一举一动都沉浸在对茶艺的热爱和尊重之中。他的旁边放着古朴的茶杯,如同岁月流转间的静好。

茶馆的一角,有一扇朱漆门推开,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荷花盛开的景象。古镇中心的小荷塘,荷叶翠绿,湖水清澈见底,荷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似乎在诉说着夏日的恬静和生命的美好。有人在湖畔采摘着荷花,小心翼翼地将花蕾摘下,装进透明的玻璃瓶里,瓶口细腻的荷香随风飘荡。

这时,一阵蝉鸣声从远处传来,

